家庭医生的道歉

钱红春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汤医生是与我们小区居民签约的家庭医生。这天我去看病时，汤医生正在为一位老太诊治。他写好病历开好药方，见老太正要起身离开，赶紧抓紧时间说："前几天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了。"老太愣愣地看着汤医生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我在一旁听了，也不由为之一震。莫非是汤医生诊断有误或药不对症，道个歉都这么正儿八经的？那些本来在聊天的候诊老人，此刻也都静了下来。

听了汤医生的解释，大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原来，老太今年已是九十六岁高龄，身边也没亲人陪伴。汤医生平时不仅随叫随到，而且还要定期上门随访。前些天他临时有急事，就委托另一位医生对老太随访。事后，他得知那位医生是空手上门，便连连责怪自己没交代清楚。在他看来，送医上门是职责所在，体现的是医患关系，但在这位如此高龄的独居老人面前，他觉得自己是小辈，所以每次随访，都会捎带些老太喜欢的水果糕点，这体现的更是小辈与长辈间的亲情。所以这天见到老太，他连连表示歉意。

老太明白了事情的原委，略带羞涩地说："汤医生哎，你每次上门连茶都不喝一口，你再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啦。"汤医生说："这是我作为小辈应尽的礼仪，上一次都怪我疏忽大意，就请你谅解了。"说着，就把老太扶送到门口。

看到这一幕，我作为旁观者也不禁为之感动。再想想，对我来说，恐怕更多的是惭愧。因为我只在生了病，遭受病痛的折磨时，才会想起医生，找到他，病愈之后，不仅"好了伤疤忘了痛"，还会"好了病痛忘了他"，有时甚至连"谢谢"都忘了说。而他却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自己的病人，连偶尔未曾给老太捎带些水果糕点都不忘道个歉，我怎么不惭愧？

像汤医生这样，不仅遵循的是职业操守，更遵守为人处世的传统美德。有这样的医生，怎么会还有医闹呢？反过来讲，患者对医生也应该有一样的态度，而不能一味觉得自己是"被服务方"，对医生缺乏体谅。医患矛盾，有时候往往是我们太多地把医患关系单纯地"对立二元化"，变成了仿佛做生意一样的需求关系，而无视了：这本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本应包涵着情感因素，应该遵循社会基本礼仪和人际交往所应追求的融洽、和谐的共生关系。

听人说，医生与病人道别忌讳说"再见"，这是因为医生总是希望病人从此不再生病，病人也盼望自己就此平安。此说似乎也有道理，不过，毕竟只是美好愿望而已。在我看来，医生与病人相互说声"再见"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的健康离不开医生，医生也因为人们不可能不生病而显示其"白衣天使"的价值。难怪刚才那位老太与汤医生道别时，一连说了好几个"再见"，因为她明白，汤医生是她健康的守护神，怎么能不再见呢？

边看边聊

糖果难讨

梁凌

夜，独自在家，忽听敲门声，问，谁？讨糖吃的！蹑手蹑脚趴门上，透过猫眼向外看，顿时魂飞魄散。门外竟有两个花红柳绿的"小鬼"，一大一小，在黄晕里站着，手里似乎提着灯笼。我迅速收回眼睛，定定神，战兢兢问，今天是万圣节吗？对！外面回答。明白了，是两个淘气孩子，不给糖果就捣乱，这才稍稍有些胆，重又趴在门上看。他们戴着可怕的面具，手里提着南瓜灯。想起早上外出，曾在路边看到一大堆这样的灯笼南瓜，原来是为万圣节准备的。不行，还是怕……阿姨害怕你们，不敢开门，我说。我们不可怕，门外的小鬼晃着身子说。就是要糖吗？待我找找。记得家里还有一颗大白兔糖，翻了半天，总算找到了。把门开一道缝，递糖。门外的手在接糖时，顺便要拉开门，吓得我"砰"一声关了。惊魂不定。

先生和女儿回来，我刚一说此事，女儿就兴奋起来，太好了，可是我不在家，真遗憾！昨天晚上，我们在学校提前过万圣节，许多人都讨来了糖果。可是，你真的只给人家一颗糖？老小气了！她急得跳脚。先生也跟着急，说不是刚做了琥珀核桃仁吗？不是有蜜桔，不是有花生糕山楂片吗？唉，孩子们多失望啊！我也懊悔得紧，但还是忍不住申辩，说当时吓得都没有主张了，他们说要糖，我脑子里就只有"糖"了。可怕？他们戴了"鬼"面具？女儿问。可能不是吧，反正跟麦当劳差不多，我说。唉，那有什么怕？她说。我惊疑地看着她，这个小人儿，平时下电梯都叫人陪，这会儿竟胆大了，只能解释作：他们熟悉并快乐地接受这个洋节。我又想起什么，说那要是坏人借机敲门呢？女儿大叫："把谁都当坏人？你看你看，信任危机了吧！"

仔细想想，像我这样能猜到万圣节，也算是有一点点微知识了，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呢。因为第二天早上，在小区锻炼，就听到邻居议论晚上的怪事：我一个老婆子在家，听到敲门，打开一看，呀，还当是牛头马面来了，啥糖不糖的，血压没有冲上来就是万幸……

当然也有见识多的老人。多年前，我初次听到万圣节，就是从一老太那里，她有一个女儿在加拿大。某日，她兴致勃勃地谈论异邦见闻：万圣节前一夜，我女儿出门前把一大堆糖果放在桌上，并告诉我，一会儿会有戴面具的人敲门，你抓一把糖给人家。果然，不大一会儿，有人敲门。我打开门，人家知道是个中国老人，高兴坏了，竟还给我双倍的糖！

我回来就翻万圣节的资料，知道它是个西方鬼节，最早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欧洲天主教。他们认为，从10月31日这天起，严酷的冬天就要到来，亡魂会在夜间夺人命以求再生。人们在这一天熄灭炉火，把自己打扮成鬼怪吓走它们，后来演化成一场游戏，孩子们扮鬼，提着南瓜灯，去陌生人家敲门吓唬：款待或者恶作剧！大人们喜欢这些可爱的小鬼，乐得让他们满载。

节日是人们对平淡生活的调剂，多一个洋节，快乐一下很不错，对我们的文化，也是一种补充。我们的重大节日，大多喜欢围绕亲情进行，内核是团圆，比较凝重。而西方的许多节日，是发散和外向性的，可以在邻里和陌生人之间游戏，多了幽默和天真，他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，到老都童心未泯。但是，万圣节这棵洋苗，有些水土不服，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，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看到"小鬼"，只有恐惧没有幽默，于是，许多欢天喜地的孩子，常常被挡在节日的大门外。

扫一扫，关注"夜光杯"

蝴蝶园，飞翔的色彩

金洪远

因为度假村服务员极力推荐薄荷岛的蝴蝶园，我们一行便乘兴前往。

刚抵达门口，就看见蝴蝶园上方大大的广告招牌：FLYING COLOURS。孩子告诉我，意思是"飞翔的色彩"。呵，"飞翔的色彩"，一个多么充满诗意和富有想象力的句子！我情不自禁想起当年沪上地铁2号线举办中英诗歌交流期间，贴在车厢展示板上英国诗人迈克尔·布洛克《蝶》清丽隽永的诗句：那春天/最初的蝴蝶/橘黄而紫红/轻快飞过我的路/一朵飞翔的花/改变着/日子的颜色。

蝴蝶园占地面积不大，但面色黝黑的菲律宾向导自豪地告诉我们：这个蝴蝶保护区将薄荷地区所有的蝴蝶一网打尽，共有300多种。怪不得树丛里，花丛之中轻盈、翩然的五颜六色的蝴蝶，就像一颗颗彩色的流星闪过我眼前，有时变幻如无数的舞者身着霓裳，在游客的头顶和身边翩翩起舞，为满园的春色跳着自由式的圆舞曲步。

记得小时候，常常到居家不远的虹口公园游玩，印象里蝴蝶大致是白色和黄色居多。眼前却是色彩缤纷。有群蝴蝶，乍一看是蓝色夹黑色，抵近仔细观察，才发现是红色夹黑色和紫色或褐色。这些轻盈的小精灵似乎自来熟，一会儿栖息在游客的肩头和手掌上，一会儿又绕着游客欢乐地打转。这么喜欢和游客来一番亲密的接触，真是大开眼界！

笔者尤为赞赏的是，主事者精心策划，别具匠心地将蝴蝶园打造成一个科普园，让游客深感实受蝴蝶蜕变的乐趣和情趣。在展示台，向导热情地一一介绍蝴蝶和蛾的区别，让我们知晓了当天早上刚刚出生的蝴蝶，还不会飞；每种蝴蝶往往只认特定的花等。他拿起蛹给人看，还微笑地把蛹放在游客的手上。有趣的是，上点年纪的个个退缩，唯独小朋友争先尝"鲜"，引来一阵阵会心的笑声。而当向导把蝴蝶放在游客头上、胸前，给你拍照，游客这才个个争先恐后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老话，在薄荷岛的蝴蝶园又一次得到验证。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蝶，这大自然孕育出来的小精灵，自她破茧那日起，便开始了凤凰涅槃般新生，拥有着与众不同的优美特质。难怪毛阿敏的一曲"思念"会久久传唱，而且在千里之外的薄荷岛，在笔者心中缓缓流淌：你从哪里来/我的朋友/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/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/只把思念积压在我心头/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/又把聚会当作一次分手……

从世界"名左"说起

陈钰鹏

有一位以色列作家，擅长讽刺小品，他写的幽默作品有个特色：总有一个人物对某件事物提出异议，读者会发现，这个人的出发点很好，但提的建议往往很可笑。比如：一次在喝咖啡时，他觉得生产厂家太不顾及左撇子了，气愤地说："为什么不生产一些把手在左边的咖啡杯？"平心而论，社会对左撇子还是够关心的，如市面上提供左撇子用的剪刀、开瓶器、罐头开启器、吉他……（当然，不一定所有国家和所有地区都能买到所有左撇子用品的。）

人类中大约有10%是左撇子，令人佩服的是左撇子往往很聪明，历史上很多名人（包括科学家、美术家、音乐家、执政者）都是左撇子：伽利略、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牛顿、毕加索、丢勒、莫扎特、爱因斯坦、亚历山大大帝、恺撒大帝……美国最近的七位总统全是用左手签署文件和协议的（包括奥巴马）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这里有社会原因和心理学原因。年纪大一点的人应该记得，当一个孩子开始念小学时，家长和老师如果发现孩子是左撇子，就会想尽办法让孩子的左手优势纠正过来，孩子要么顺从，也许写字改成了用右手，但其他事情仍用左手完成。还有的孩子不愿改，从无望中努力开发自己的创意和智慧，用自信和成就弥补左手的"劣势"。于是造就了左撇子天才（名左）。对于下定决心、情真意笃地去创造和追求，最后达到目的，心理学称之为"皮格马利翁效应"（语出希腊神话，塞浦路斯王皮格马利翁酷爱雕刻，爱上了自己所雕的少女像，爱神阿芙罗狄蒂被其深情所感动，为雕像赋予生命，遂使两人结为夫妇）。

关于左撇子和右撇子是如何形成的，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，有不同的理论。最近奥地利专家提出一个新的论点：冬天出生的男性左撇子的比率高于平均值，冬天是指11月、12月和1月。原因是左撇子和右撇子的形成与右半脑和左半脑的优势和支配有关，而雄性激素睾丸素（在胎儿发育的某些阶段）会抑制左半脑的发育。11月至1月出生的胎儿正好全部经历易受睾丸素影响的、阳光强烈的阶段，右半脑明显占优势，男孩的左撇子显性便高。这一发现和理论被归入右半脑优势论。

知觅新语

古代，有一种迷信的说法：左撇子是因为着了魔，于是采用种种强硬方法加以纠正，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对大脑的不见血的粗暴干涉，说不定会造成严重后果，所以左撇子不应强制纠正。

另有一个研究小组不久前在实验鼠身上确定了一种特殊基因，这种基因会导致实验鼠优先使用某一爪子，如果将这种基因排除，会引起鼠内脏的错误分布，如心脏位于右边，肝脏位于左边，据说人身上也有这种基因。看来关于左撇子和右撇子的问题又多了一个课题。

夜光杯

今宵灯谜

季国虎

老有所依

（二字京剧术语）

昨日谜面：用餐提倡AA制（卷帘格，成语）

谜底：自食其言（注：逆读作"言其食自"）

北海老街 胡海明 摄

"微"的情境

徐梦嘉 文/图

梦笔寻踪

一次聚会上朋友问起，微信的微这样写有什么字意。我当时作了"微答"。现写成拙文，再陈乌荛之见。

《说文》微："隱行也。从彳，敝聲。"后代学界亦大都以隐形义训微，但为何隐形，皆无解。

敝是微的初文，甲文作（图一），除兼微字的声外，更表微的形义。有学者认为，敝字是杀老图，古文字中长长头发是代表老人，认定"㚔"的甲文（图二）就是人有长发的状形，攴（攴，图三）是手持棍或鞭的形状，如牧字即持鞭牧牛。㚔与攴组合，表示棒打老人，但是这与微字义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此学者亦止步于此，仅以微与弃对应，云：微乃"杀老"，弃为"杀小"（今年5月28日拙文《"弃"的迩言》曾解读"弃"字）。

微的初义到底是什么？科学研究的突破常常就是需要捅破薄薄一层纸。我识定，长头发的㚔并不表示老人。长、老、考三字甲文为人上有长长头发的老者（图四1.2，老、考甲文同形）。但㚔与长、老、考是有区别的，前三字皆有一定"发型"，且人手中拄有拐杖，形态很是龙钟。老、考字形还是扶杖的驼背老者。㚔无拐杖，长发无型，因此敝不是"杀老图"。而流浪汉、难民、奴隶、乞丐等往往都散发长长，敝便是指这些"贱微"的弱势群体，被草菅人命权势者棒打鞭挞着驱赶，在撒腿奔逃。金文微有加表示道路的彳（图五），自然更突出是在路上被驱逐的这些已经无家可归的"卑微人"。微的初义就微妙地源自这般凄惨苦楚的情境。

微的直接与间接的引申义用词（有的"微之词"义通，可归纳在甲义项也可归纳在乙义项）亦都源自在封建统治者眼里可以欺凌的"卑贱、微不足道、不起眼"人群的微之初谊。

1.由被赶者"卑贱"引申到表示低下：卑微、微贱、微门（卑微的门第）、身微命贱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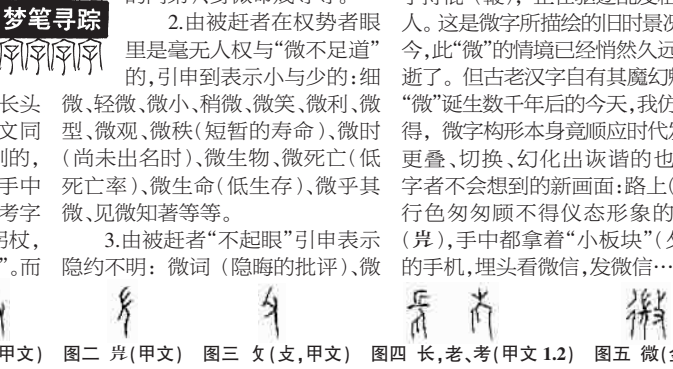
2.由被赶者在权势者眼里是毫无人权与"微不足道"的，引申到表示小与少的：细微、轻微、微小、稍微、微笑、微利、微型、微观、微秩（短暂的寿命）、微时（尚未出名时）、微生物、微死亡（低死亡率）、微生命（低生存）、微乎其微、见微知著等等。

3.由被赶者"不起眼"引申表示隐约不明：微词（隐晦的批评）、微茫、微眇（眼睛近乎失明）、微闻、隐微、微服私行、身轻言微、微伺（暗中观察）、微扣（扣通叩，暗中询问）等。

4.再由表示小与少之义引申到以稀为贵的精深精妙意思：微妙、精微、微杳、剖幽析微、臻微入妙、研机综微等等。

这些微之词在在显现了微的初义遗绪。回到最热门的"微信"（行文简短的书信），这是新造词，与之呼应的还有"微博"。如今微字所搭档的这类新词已比比皆是，走俏火爆，微商、微店、微电影、微阅读、微生活……连时代都被称作"微时代"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微可谓"咸鱼翻身"，与卑贱、不起眼等字义"违和"，是当年先人造微字时无法想象的。

又一次谛视微字：路上，权势者手持棍（鞭），正在驱逐乱发粗服的人。这是微字所描绘的旧时景况。如今，此"微"的情境已经悄然久远地飘逝了。但古老汉字自有其魔幻魅力，"微"诞生数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仿佛觉得，微字构形本身竟顺应时代发展，更叠、切换、幻化出诙谐的也是造字者不会想到的新画面：路上（彳），行色匆匆顾不得仪态形象的人们（㚔），手中都拿着"小板块"（攴）般的手机，埋头看微信，发微信……



图一 敝（甲文） 图二 㚔（甲文） 图三 攴（攴，甲文） 图四 长，老、考（甲文1.2） 图五 微（金文）